政大日本研究【第十四號】
2017 年 1 月，頁 41～59

論定家的「唐土觀」
——以『定家八代抄』為中心——

陳　錦清*

中文摘要

小論以『定家八代抄』羈旅卷卷首第七七一首和第七七二首和歌為研究對象，解析其具體表達手法以及抄錄者定家的意圖。定家在更改這兩首和歌的同時，敏感地意識到“大和”和“日の本”二詞的微妙差別，並從以上兩個詞語中選用了“大和”。由此可見定家的心境，也就是對異國唐土既懷有憧憬之情，又通過將其與本國“日の本”相對比，來凸顯“日の本”更優越。此外，『定家八代抄』中的這種自國意識可以說是歷來容易被忽視的和歌的政治性的體現。

關鍵詞：唐土　定家八代抄　羈旅　自國意識

* 廣東海洋大學　講師

Teika's 「view of morokoshi」
——Focus on the 『Teika Hachidai-syu』——

CHEN, JinQing*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to clarify the written expression technique of the No.771 and No.772 poems selected from the category of Journey in 『Teika Hachidai-syu』 and to find the intention of Teika, the editor of this Poem anthology. It was noticed that Teika had changed the sequence of poems and that distinguishing the tiny different meaning between the two proper nouns, Yamato and Hinomoto, he had chosen the latter one as the expression in the anthology in our study. In conclusion, I think that we could find Teika's mixture of his yearning for Morokoshi and his sense of superiority of Hinomoto over Morokoshi in the anthology. And, taking this two selected poems as our reference, we could find Teika'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in our further study of Waka poem in its political aspect which is often ignored.

Keywords :morokoshi, 『Teika Hachidai-syu』, Journey,
View of morokoshi

* Lecture, Guang Dong Ocean University

定家の「唐土観」について
--『定家八代抄』を中心に--

陳　錦清*

要旨

小論は『定家八代抄』羈旅巻の巻頭歌七七一番歌と七七二番歌を研究対象とし、その表現方法の詳細とその抄録者である定家の意図を分析したものである。定家がその二首の歌の排列順序を変更したことと同時に、「大和」と「日の本」という二語の差異を敏感に意識したうえ、その二語から「日の本」を撰んだ。以上のことから定家の次のような心境を示している。それは、異国である唐土に憧れながらも、それを自国である「日の本」と対比することで、「日の本」が唐土より優越しているという心境である。さらに、『定家八代抄』に見えたこのような自国意識は、従来無視されがちである和歌の政治性の現れであると言えよう。

キーワード：唐　定家八代抄　羈旅　　自国意識

* 広東海洋大学　講師

論定家的「唐土觀」
——以『定家八代抄』為中心——

陳　錦清

1.引言

『定家八代抄』也被稱為二四代集。據樋口芳麻呂考究，『定家八代抄』是定家在建保三年（一二一九）四月十五日，按照『新古今和歌集』的部類順序從八代集選取一八〇九首和歌而編成的私選集（以流布本為基準）[1]。在本書批註中定家對編寫過程作如下說明。

隨僅覚悟書連此哥，自古以來，在人口古賢秀歌等自然忘卻不書之，況於中古以後乎，更不可有用捨之謗，只以愚鈍之性註所暗誦耳。[2]

上述的「隨僅覚悟」與『秀歌體大略』的開篇「隨耄昧之覚悟」以及『近代秀歌』中的「わづかにおもひ得たることを書つけ侍りし」所表達的意思是相似的，也就是說在編寫『定家八代抄』的時候，定家是憑藉著自己的記憶，把自古以來膾炙人口的秀歌默寫下來的。

我們註意一下『定家八代抄』的成書時間的話不難發現，當時正值『新古今和歌集』的「切接時代（切り継ぎ時代）」，而這個時期，在所有切接補入的和歌當中，羈旅卷的補入歌備受關註。[3]那麼，作為『新古今和歌集』編者之一的定家，他是如何看待羈旅歌的呢？他在更能體現個人意向的私選集『定家八代抄』中又是如何把握「羈旅」這一意向的呢？另外，關於「もろこし」迄今為止的先行研究主要以『浜松中納言物語』『宇

[1] 樋口芳麻呂(1958)『定家八代抄とその研究下』東京：未刊國文資料刊行會

[2]同 1

[3]關於『新古今集』切接時期的研究有如下三篇先行研究：
①金中（2007）「新古今集羈旅卷の補入歌——『夕暮の旅愁』を視點に」（『東京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教育年報』卷 11）；②村松佳奈子（1997）八代集における「夕暮」の歌について(『學習院大學國語國文學會誌』，卷 40)；③石原明（1979）「新古今和歌集の三夕の歌について」『中世近世文學研究』東京：中世近世文学研究会

津保物語』和『松浦宮物語』等物語為対象，針對日本対中國意識進行了論述。比如說、金孝淑[4]關於「もろこし」本身所具備的能夠給予遣唐使等人的才華進行權威驗證這一功能進行了分析。還有，佐野正人認為「宋經過中世革命之後，成為了世界上技術、文物以及思想、文學的供給源、現實中給新古今時代的日本再次打開了與唐土在思想方面、文學方面溝通的局面。」[5]筆者管見，物語方面「唐土觀」相關的研究雖已取得較大成果，但遺憾的是尚未見到有關和歌的「唐土觀」方面的研究。在新古今時代這個思想和文學上開始迎來再次的交流興盛時期，平安歌人俊成和後鳥羽天皇所吟詠的「もろこし歌」就特別值得註意。

○けふといへば　もろこしまでもゆく春を都にのみと思ひけるかな

（『新古今集』春上・五・皇太後宮大夫俊成）

這首膾炙人口的立春之歌中洋溢著首都迎春的喜悅之情。據五行之說，立春時，春天的腳步是由東海出發而西行，後才到遙遠的「もろこし」的。從這種巧妙季節運行感中，可窺探出俊成只要身在日本，即可眾覽世界的空間觀念。這種眺望遠處，對空間的支配意識在後鳥羽天皇以下的和歌當中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百首めされし時、眺望

○あさ霞もろこしかけて立ちぬらしまつらがおきの春の明ぼの

（『後鳥羽院禦集』內宮百首・二〇九）

題知らず

○まつらがたもろこしかけて見わたせばさかひは八重の朝霞かも

（『後鳥羽院禦集』詠五百首和歌・春・六二九）

後鳥羽天皇以一國之主的身份登高望遠，目光所及之處的「朝霞」浩浩蕩蕩，霞光遍及天下。他用這種霞光所及範圍之大來向天下昭示自己作為君主的榮光之廣。遠眺朝霞的作品除了以上兩首外，後鳥羽天皇的「見渡せばむらの朝けぞ霞みゆ

[4]金孝淑(2004)「権威付けの装置としての「唐土」と「高麗」——『うつほ物語』『源氏物語』『狭衣物語』を通して——」田中隆昭編『日本古代文学と東アジア』東京：勉誠出版

[5]佐野正人(1990)「『松浦宮物語』論——新古今時代の唐土——」『日本文芸論叢』巻 8，仙台：東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室編

くたみのかまども春に逢子比」(『後鳥羽院禦集』建保四年百首・六〇〇）更具有君主之範。這首和歌是以仁德天皇的「高き屋にのぼりて見れば煙たつ民のかまどはにぎはひにけり」(『新古今集』賀・七〇七）為本歌的。「遠眺國土風景，遙想國民生活狀況」的這種仁德天皇的體恤民情聖君主形象躍然於紙上。

換言之，後鳥羽天皇的「もろこし歌」主要是宣揚自己作為一國之君的威武光芒。

那麼，除了以上兩位歌人，作為新古今時代的歌人代表之一的藤原定家對「もろこし」的認識又是怎麼樣的呢？由於上述仁德天皇的賀歌剛好和後鳥羽天皇的「もろこし歌」在宣揚君主仁德這一寓意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而這首賀歌又恰恰是『定家八代抄』中唯一一首原本沒有左註而被抄錄進『定家八代抄』時被添加了左註的和歌。由此可知，定家對羈旅歌懷著特有的見解。此外，說到對左註，『定家八代抄』中所抄錄的原歌中有左註的和歌數為 25 首，而其中 90%的左註由於均是涉及到作者名的簡短內容，定家把這些內容改成歌人後刪除掉左註。而『定家八代抄』羈旅歌卷首的阿倍仲麻呂所作的和歌左註是有關和歌創作背景的較詳細的內容，為什麼這首和歌的內容亦被刪掉？還有，對於有渡唐經驗的阿倍仲麻呂和山上憶良的羈旅歌，他又懷有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

本稿主要把焦點定在『定家八代抄』卷首第七七一首和第七七二首和歌，明確定家在編撰敕選和歌集『新古今集』時尚未能體現出來的「自國意識」以及「唐土觀」，並且結合定家私家集『拾遺愚草』的「もろこし歌」(下文統一成「唐土歌」)，探究定家的「唐土觀」。

2.遣唐使關聯歌的定位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もろこし」在字典中的涵義。『角川古語大辭典』關於「もろこし」解釋道「平安時代以後は、中國を意味するが、國家を表す場合は「もろこし」を使うことが多い。」[6]而另外根據『時代別國語大辭典』，「もろこし」是指「『諸越』を訓読してできた語。元來浙江省あたりから南安南あたりにかけての呼稱であったが、遣唐使の舟が浙江省付近

[6]中村幸彦、阪倉篤義、岡見正雄(1999)『角川古語大辭典〈第 5 巻〉』東京：角川書店

に着いたことから唐の國土全體をさすようになった。」[7]。與「もろこし」意思相近的還有「から」一詞，但是比起「から」，「もろこし」一詞更側重於把中國作為一個現實中具體存在的國家來描述。因此，考慮到紙面有限，本稿只以「もろこし」一詞為切入點，以『新古今和歌集』羈旅卷的唐土歌做為詳細分析的對象。

具體而言，定家是如何把握唐土這一意象的呢？下面筆者針對『定家八代抄』羈旅卷卷首歌第七七一首和第七七二首和歌展開分析。

『定家八代抄』羈旅卷在結構上有兩個特徵。首先，其卷首是八首萬葉歌，其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分別是阿倍仲麻呂和山上憶良的思鄉歌。羈旅是一種在故鄉與異鄉之間的空間移動，所以其中內涵了濃厚的空間意識。在這種意識的影響下，到他國的羈旅，歌人心中的自國意識常常能被喚起。正因為思鄉是羈旅歌重要的主題之一，而且由於羈旅歌人身在異國，這種情懷可以被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其次，整一卷的和歌基本上按照由萬葉時代到新古今時代的順序來排列的，這種排列方法可以說明『定家八代抄』羈旅卷是平安時代以前羈旅歌的集大成，它凝聚了『萬葉集』到『新古今和歌集』羈旅歌歷史的特徵。

而同樣『古今和歌集』羈旅卷由阿倍仲麻呂和小野篁的遣唐使關聯歌開頭，並以菅原道真和素性法師的羈旅歌結束。這種構造可以看出編者紀貫之等對遣唐使的強烈意識。而『新古今集』羈旅卷以萬葉時代的元明、聖武天皇的羈旅歌開卷，並在最後排列了新古今時代的後鳥羽天皇的羈旅歌來結束全卷。這種排列方式通過首尾呼應的方式把把羈旅歌與王權緊密地連在了一起。

但是，從具體排列順序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定家八代抄』沒有完全照搬『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集』中卷首歌的排列順序。而是把山上憶良的（2）排在了元明天皇和聖武天皇這兩首原本屬於卷首歌的前面。

もろこしにて月を見てよみ侍りける

（1）あまのはら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出でし月

[7]上代語辭典編修委員會 編（1967）『時代別國語大辭典 上代編』東京：三省堂

かも

（『定家八代抄』羈旅・七七一・阿倍仲麻呂）

もろこしにて侍りける

(2)いざこどもはや日の本へ大伴の御津の浜松待恋ひぬらん

（『定家八代抄』羈旅・七七二・山上憶良）

我們首先來看例（1）和（2）的位置特徵。（1）和（2）位於羈旅卷卷首這一重要位置，對羈旅卷整體起著奠基性的作用。換言之，這兩首均屬遣唐使關聯的羈旅歌被定家定義為最具代表性的羈旅歌，因為它們已經取代了在『新古今集』中雖然曾經屬於卷首歌的天皇歌的重要地位。

接下來我們再關註一下（1）和（2）是否與收錄在八代集中的原歌保持一樣。（1）在『古今和歌集』羈旅卷出現的仲麻呂的和歌原本是附有以下左註的。

もろこしにて月を見てよみける

○あま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いでし月かも

この歌は、むかし、仲麿を、唐土に物習はしに遣はしたりけるに、数多の年を経て、え帰りまうで来ざりけるを、この国よりまた使まかり至りけるにたぐひて、まうでなむとて出で立ちけるに、明州と言ふ所の海辺にて、かの国の人、餞別しけり。夜になりて、月のいと面白くさし出でたりけるを見て、よめるとなむ語り伝ふる。

（『古今集』羈旅・四〇六・阿倍仲麻呂）

但是，定家將以上描述阿倍歸國前的背景的左註部分省略掉了。而同樣，（2）的原歌與收錄在『定家八代抄』的（2）也是存在著細微的區別的。

山上臣憶良大唐に在りし時，本郷を憶ひて作る歌

○いざこどもはや日の本へ大伴の御津の浜松待恋ひぬらん

（『萬葉集』卷一・六三・山上憶良）

以上（2）與其原歌之間的差異不言自明，定家通過把原歌的詞書改成「もろこしにて侍りける」這種細微的改動，使得

（1）和（2）在形式上出現了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兩首和歌的「序（詞書）」都以「もろこしにて侍りける」這種基本上相近的形式達成了統一，定家這種微妙的改動意圖很明顯是為了突出（1）（2）「もろこし」的共性。

更進一步對（1）和（2）的表達特徵進行分析的話，我們不難發現這兩首卷首歌在「言靈信仰」方面也是存在著共同之處的。（1）的「天の原振りさけ見れば」這樣的表達在『萬葉集』中出現了八例，可以說是當時一種較受歡迎的表達方法。其中與（1）最為相似的是「天の原振り放け見れば大君の御壽は長く天足らしたり（『萬葉集』輓歌・一四七）」。這首和歌中，歌人向上天祈禱天智天皇能早日康復。結果，上天保證了可以讓天皇恢復健康。從這一點來看，歌人虔誠的祈禱是有成效的，因為得到了上天的回應。換言之，「天の原振りさけ見れば」向上天祈禱最終帶來天皇的康復這種行為其實內涵了一種神秘的言靈力量。（1）沿用了『萬葉集』第一四七首和歌的「天の原振りさけ見れば」，並借用其極具神秘性的言靈力量，很巧妙地表達了仲麻呂當時的心情。與『萬葉集』第一四七首和歌的歌人一樣，阿倍仲麻呂希望能通過「天の原振りさけ見れば」這一行動，並將此行動吟詠進和歌當中，借用和歌的言靈力量，幫助自己實現順利回歸故鄉的願望。同時，在中國擡頭仰望蒼空，仲麻呂油然而生的鄉情也通過月亮具有平等性的這一神秘特徵體現了出來。由於懸掛在蒼空的「月」能超越時空，所以（1）中的「月」能把遣唐使出國儀式的舉行場所三笠山和蒼空連成了一體。月亮的光明普照世間，一切萬物共得其利，無論是遠在日本的仲麻呂的親人還是身處異鄉的仲麻呂自己本身都能享受月光的普照。值得註意的是，即便仲麻呂能與日本親人同享月光的沐浴，他懷念的仍是「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いでし月」，此處，日本的主體性通過「月」被十分明顯地體現了出來。這與「詞書」的「もろこしに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這種對比當中，我們也可以一窺定家將種麻呂作為卷首歌以表達自己的「唐土觀」的理由。

同樣，從（2）也體現了言靈信仰。（2）的原歌是「いざ子どもはやく大和へ大伴の御津の浜松待ち戀ひぬらむ（『萬葉集』雜・六三）」。很明顯，原歌的「大和」在『定家八代抄』的（2）中已經變成了「日の本」。這是定家無意的背誦失誤，還是他本身的意識所致呢？其目的又何在呢？原歌的「大和」

指的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日本進入平安時代，在七九四年日本首都遷到平安京，所以日本的指代詞由「大和」變成了「日の本」。因此，定家以「日の本」代替原歌的「大和」的原因也許正在於遷都這一時代變遷的客觀要求。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日本當時的國力已經有所提高。「日の本」最初指的是「日の出る処」，也就是日本，最初使用的是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隋大業三年）。隋煬帝看到倭國的國書上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8]後，大發雷霆，並命令對方今後不允許再傳送這類「無禮」的國書。

在奈良時代，曾是天下的中心的唐土「作為一種判斷標準和價值體系時，它具有絕對的權威性。」[9]因此，隋煬帝是絕對不容許周邊蠻夷自稱為「日の本」的。而『定家八代抄』的（2）也原封不動地沿用了「日の本」這一說法。從這一點可以窺見定家什麼樣的自國意識呢？定家在編撰『定家八代抄』時，收錄的不是原歌，而是（2）。藤原定家在收錄萬葉「古歌」（2）原歌時，作為一名精通歌意，註重歌詞的他由於失誤而將「大和」誤寫成「日の本」的可能性極低。（2）歌的第二句『萬葉集』原文寫作「早日本辺」，次點本、新點本一律讀作「早日の本へ」，其中定家之父藤原俊成撰寫的『古來風體抄』中也同樣抄作「早日の本へ」。在如此多種版本中，存在了兩種不同的表達方法「早日の本へ」和「早く大和へ」。而藤原定家採用的是『萬葉集』中的「早日の本へ」，而不是「早く大和へ」。定家在歌論書『詠歌大概』中說道「常観念古歌之景気可染心（中略）唯以舊歌為師。染心於古風、習詞於前達者、誰人不詠之哉。」[10]，由此可推測，定家在歌論書『詠歌大概』中說道「常観念古歌之景気可染心（中略）唯以舊歌為師。染心於古風、習詞於前達者、誰人不詠之哉。」，由此可推測，藤原定家在收錄萬葉「古歌」（2）原歌時，作為一名精通歌意，註重歌詞的他更加敏感地領悟到「大和」和「日の本」二詞的微妙差別。我們可以推定，他是有意圖地強調了這首和歌的「心」，也就是他內心已經萌發出來的國家意識，而又從『萬葉集』中「借鑒」了

[8]（唐）魏徵等（1973）『隋書』北京：中華書局

[9]丁莉（2009）「權威、大和魂與血乳交融--平安朝物語作品中的『唐意識』與『和意識』」『日語學習與研究』2009 年 2 期、北京：『日語學習與研究』出版

[10]藤原定家（1961）『歌論集　詠歌大概』東京：岩波書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詞，選用了「大和」而不是「日の本」。

總之，(1)和(2)中同時體現了日本與「唐」的對比意識，並在這種意識的基礎上，表達了仲麻呂和憶良悲壯的大和民族感情。除此之外，兩首和歌在表達上也具有共通性。筆者認為這兩首和歌都包含了「言靈」的威力。「古代日本で、言語に宿ると信じられた神霊。言語の霊妙な働き。」[11]因此，古代日本人都相信語言中都孕育了一種能實現願望的神秘力量。我們從(2)的原歌可以看出歌人們有一種自負，也就是認為相對於外國，日本有一種獨特的並附神秘力量的語言。(1)和(2)的「言靈」意義在於相對於外國而言，日語本身具備的優越性這種意識。換言之，「天の原振りさけ見れば」和「日の本」這種表達方式的目的在於強調日本的優越性，並將其與歌人們強烈的國家意識相連接起來。定家之所以把（1）和（2）作為卷首歌排列在羈旅卷的最前面，也正是因為欲將其定位為最富先驅意義的羈旅歌。

而定家本身的私家集『拾遺愚草』中的「唐土歌」所體現的內涵正好是以上定家這種意圖的有利佐證。接下來我們以「唐土」為線索，考察一下定家的「唐土觀」。

3.與『拾遺愚草』「唐土歌」的關聯性

在『拾遺愚草』中「唐土歌」有 九首，數目儘管不多，但是這些和歌卻很好地體現了定家本身的「唐土觀」，並與定家對（1）和（2）的改動有著內在的聯繫。

首先值得我們註意的是，原本『拾遺愚草』這一書名就已經表明了定家對中國的特殊關註。「『拾遺愚草』成立於建保四年三月，此時的定家的官位是一名『侍從』。與『侍從』相對應的中國式的名字為「拾遺」，而「愚草」含有謙虛自稱之意，定家把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為自己的這部私家集起名為『拾遺愚草』」[12]。僅從這部和歌集的書名來看，也可窺見定家對中國文化的憧憬，也體現了他精通漢學，富有才華的一面。

將定家的「唐土歌」進行分類的話，可以歸納出以下三種類型：(ａ)一個在現實中不存在的空想之地、(ｂ)一種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的國家、(ｃ)一種突出日本優越性的襯托角色。

[11]山田俊雄等（1995)『新潮國語辭典　現代語・古語（第二版)』東京：新潮社

[12]水垣久(2013)『拾遺愚草全釈』やまとうたｅブックス

（3）もろこしの吉野の山の夢にだにまだみぬ恋にまどひぬる哉

（『拾遺愚草』初学百首・恋・六四）

在這裡，歌人將極其罕見的戀愛比喻成「夢にも見たことのないもろこしの吉野の山」。原本唐土的吉野山只是一座傳說中非常有名，而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山。此處使用了一種誇張表達手法，因為結合了現實中極其難以到達的的地方「もろこし」和被日本宣稱為特殊的聖境的「吉野の山」。這首和歌巧妙地導入了「もろこしの吉野の山」這一空想之地，有效並幽默地表達了戀愛的罕見程度。（3）中的「もろこし」並非實際存在的國家，而是一處觀念上的空想之地。

（4）はるかなる人の心のもろこしはさわぐ湊にことづてもなし

（『拾遺愚草』関白左大臣百首・遇不逢恋・一四六七）

對方已經離歌人漸行漸遠，其距離遙遠得如同遠在天邊的唐土一般。因此歌人傷心垂淚，但是對方卻杳無音信。用距離的遙遠來襯托期盼時的望穿秋水，焦急難耐的心情。另一層面，從「さわぐ湊」可看出歌人淚流成河，而衣袖正好是淚水的港口，這又證明了歌人的憂思之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唐土」成了一種用於表達歌人對遠在他方的對方的相思之情的再合適不過的道具。從以上的（3）和（4）來看，正因為「もろこし」是一個現實中不存在，或者無法到達的國度，所以才能更有效地烘托戀人間的離別之愁，相思之切，悲情之深。若說戀人間的相思，離愁具有普遍性的話，作為遣唐使的阿倍和山上的思鄉念國之情則是具有特殊性的。這特殊性表現為兩點，首先，正因為距離之遠，在一般歌人眼中唐土是一個現實中遠得無法到達的國度，而遣唐使通過實際行動證明了這遙不可及的國度的存在，使得唐土具備了一定的現實色彩。再者，戀人間的離愁屬於個人層面的感情問題，而遣唐使的離鄉出國則關係到了國家以及歷史層面，所以從羈旅的離愁別緒角度來說，遣唐使的羈旅歌在歷史高度以及文化範圍方面都具有最特殊的一面。定家正因為考慮到這種特殊性，才從八代集眾多的羈旅歌中選

取了遣唐使阿倍和山上的唐土歌作為卷首歌。

被稱為定家之作的『松浦宮物語』中就描繪了「唐土（もろこし)」的世界。作品中的唐土是一個神仙的世界，在這個神仙的世界裏，主人公弁少將偶遇彈琴老人指點，與唐文皇帝之妹華陽公主修習琴曲並與其密結宿緣。物語中的華陽公主具有一種強烈的「非人類」性格。她自幼得仙人點化，為避諱兇神而居商山高樓修習琴曲。之後每年八月、九月逢月圓之夜，也必定要到長安郊外的商山高樓彈琴。華陽公主是一個琴藝超乎常人的美女，而且能於人間和天上來去自如，死後還能在日本輪迴轉生，不可否認，定家把華陽公主描述成了一個神女，而這種神女形象其實與「唐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種聯繫充分體現在「月清みねられぬ夜しももろこしの雲の夢までみる心ちする」(『拾遺愚草』花月百首・六九五）這首和歌中。這裏的「もろこしの雲」所引用的典故是『文選』的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文選』・卷一〇・神女賦並序)。此處的神女正如「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文選』卷一九・宋玉・高唐賦）所述，其特徵是極其神秘的，神女會突然顯身人間又瞬息即逝。『松浦宮物語』中對華陽公主，作品中是這樣描繪的「花非花霧非霧　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処」。由此可見，定家這種對神仙國度「唐土」以及「神女」的描繪，正是定家對唐土無限憧景的體現。這種利用神仙國度的虛幻之美，來表現人世間艷情的構想，更早地存在於中國的賦體文學之中，而創造出這種虛幻之美的最具代表性的唐人傳奇便是『遊仙窟』。『遊仙窟』在七世紀後期傳入日本，成為奈良朝及其後平安朝知識分子的熱門讀物。日本漢文傳奇『浦島子傳』在總體構思上與『遊仙窟』完全一致，即用一種虛幻的神仙環境來展現本應屬於人世間的男女艷情，之後又用傳統手法讓男主人公歸返人間，仙境隨之消失，留下的只是一片虛幻之美。『松浦宮物語』中弁少將與華陽公主的戀情，即可視為對這種帶有遊仙色彩的艷情文學傳統的繼承。在其支配下的唐土，以一種遊仙的、幻境的遙遠異國形象出現。這為我們證明了所謂的想象物，是一個充滿了幻想性的場所，盡管它對異國的表現是片面的、主觀的、零碎的、抽象的，但因為它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成為一種象徵性交流的工具，所以即使在中日停止官方的往來之後，定家可以通過『文選』『仙窟』

等文獻及觀念史中的描述，來構築其時代想像中的神仙國度「唐土」。

以上從定家在『拾遺愚草』的唐土歌分析了定家的「唐土觀」，並明確了定家把遣唐使歌放置在『定家八代集』卷首的理由主要是在於其特殊性。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定家個人的境遇方面解讀遣唐使歌作為卷首歌的必要性。與（1）同樣，既詠月，又詠唐土的和歌還有以下（5）。

（5）里わかずもろこしまでの月はあれど秋のなかばのしほがまのうら

（『拾遺愚草』秋・名所月・二一九三）

這裡的「里わかずもろこしまでの月」指的是即使遠照唐土之地的月光，她也同樣會照亮故鄉大地的，定家認為其原因在於唐土與故鄉之間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兩地具有同等性。（5）與（1）中，阿倍和定家都詠月，表面上似乎僅僅強調月亮普照大地時的無私與公平性，但實際上兩首和歌在情感表達上卻大相徑庭。首先，這裡定家用「里わかず」的說法強調了世界上所有的故鄉都是能享受月光恩賜這一共通性，目的不是為了表達思鄉之情，而是為了讓日本能與中國處於同一水平上。然後，連唐土都能照射到的月光在這裡雖然是一種客觀描述，但是，其中隱隱約約地表達了唐土是一個具有權威性的國家，因為具體表達是「もろこしまで」，隱喻了在當時的世界觀中，中國是有代表性的國家。

但是，下句又提到即使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能欣賞到月光，但是，沒有哪個地方的月色能與鹽竈之浦的中秋之月相媲美的。這首「唐土歌」在繼承了類型（a）和（b）的唐土特徵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通過把「もろこし」與自國地名的「塩竈」相對比，反襯出了自國的優越性。換言之，正因為「もろこし」是遙遠無比的空想之地，所以它被與現實中的日本相提並論的時候，因為日本是有現實色彩的，日本才有了唐土所無法比擬的日本本身具備的優越感。因此，唐土在（5）中所扮演的是一種強調突出日本的主體性以及優越性的襯托角色。也就是說，定家意圖把日本與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唐土相提並論，而其目的是為了表現一種日本與唐土的對抗意識。筆者認為，這種對抗意識正是在表達自國鹽竈的主體性與優越性時定

家自身的一種「唐土觀」的體現。

而結合（5）這首和歌的的創作背景，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後其實還隱藏了定家對作為一國之主後鳥羽天皇的一種頌揚之情。據石田吉貞的考究、「上句には、後鳥羽天皇の威光が唐土まで及んでいると、その徳行を讃える心を込める」[13]。（5）是元久元年，定家四十三歲時吟詠的一首和歌，當時，後鳥羽天皇於元久元年八月八日遷居五辻新御所，八月十五日舉行了五首歌歌會，定家在歌會中創作的作品四首不明，唯有（5）流傳於世。 定家在『明月記』當中也有關於此事的相關記錄。

> 八月十五日、自夜雨降、末後漸晴、深更月明、昏黒之程参殿下、今夜依院十五夜御会也、戌終許御共参五辻新御所、良久後出御、巽方子午廊、和歌所別当置序、殿上人依自下置歌、具新雅経、通予、有家、参議隆衡、中納言通光、太政大臣、殿下令置給了、召講師、人々近参、被講五首了、各退下復本座、次当座会置硯紙如打火、殿下令置給歌一首也、読上了各退出。[14]
>
> （『明月記』元久元年八月十五日条）

後鳥羽院在御所開設了「和歌所」，把定家晉陞為和歌所專職官員（寄人）。之後定家在鳥羽院的破格提拔之下，他在歌壇大展身手，如魚得水。而（5）正好是定家為感謝後鳥羽院的提拔所作之歌，也就是借鹽竈之浦的月光來讚頌後鳥羽院的德光聖明。通過「もろこし」和「大和」鹽竈的月亮的對比，表明了「大和」鹽竈之夜的魅力。在這裡定家特意強調突出大和的主體性，目的何在呢？（5）的「唐土」與（3）（4）相比，既不是現實中不存在的空想之地也不是一種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的國度，而具有了現實色彩，可以襯託大和鹽竈月色之美。這裡的鹽竈之月是後鳥羽院聖光普照的體現，在定家的描述下，它遠比唐土的月光富有魅力。定家把大和與唐土相對比，並故意顯示出大和的優越性，這種表達是出於定家要歌頌後鳥羽院恩德的必要性，換言之也是他忠誠於天皇的表露。那麼，（5）與『定家八代抄』羈旅卷的卷首歌又有何聯繫呢？下面在「忠」和「孝」方面定家與阿倍的相似之處為線索展開分析。關於阿

[13]石田吉貞（1982）『藤原定家の研究』東京：文雅堂書店
[14]藤原定家（1973）『明月記』元久元年八月十五日條、東京：國書刊行會

倍仲麻呂的「忠」與「孝」，趙秀全在「『松浦宮物語』にみる「忠」と「孝」」[15]一文中做出了嚴謹慎密的分析，結合了『松浦宮物語』（1189-1202）的成立時間，從文本分析的角度明確了主人公氏忠和阿倍仲麻呂在「忠」和「孝」的特徵。其中，趙秀全引用了『古今和歌集目録』的「慕義名空在。愉（輸か）忠孝不全。報恩無有日。帰國定何年」，詳細考究了阿倍仲麻呂的「忠」與「孝」。

定家通過（5），很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後鳥羽天皇的忠誠之情，而這首和歌是否也與他的「孝」有關呢？從元久元年八月十五日的五首歌歌會舉行以來，「後鳥羽院は、元久元年（一二〇四）から承元二年にかけてのあいだ複數の社に対して、春・夏・秋・冬・雑の五つの題について各六首を詠むという同一構成を持った三十首和歌の奉納を行っている。」[16]由此可見，當時的後鳥羽上皇對和歌創作是何等的熱情高漲。正是在後鳥羽歌壇熱火朝天的這個時期，我們從『明月記』中發現，自元久元年十一月開始，定家父親俊成身體不佳，病情日益惡化，定家守在其父枕邊，細心照料，直至其父離世的最後一天。

> 健御前云、夜中雪尋出献、殊令悦喜給、頻召之、其詞めでたき物かな、猶えもいはぬ物かな、猶召之、おもしろいものかな、人々頗成恐取隠之、夜半許又召出、猶尋進、有志由頻令感給、其後休息御寝。[17]
>
> （『明月記』元久元年十一月卅日条）

從上述日記內容可知，對於臨終前尋求雪的父親，眾人均覺得奇怪，唯獨定家能傾聽父親所言，熱心尋雪。父親見雪之後異常欣喜，眾人更覺奇怪，晚上偷偷藏起雪來，最後還是定家再次向父親獻雪。以上日記內容雖平淡無奇，亦無很強烈的感情色彩，但是在字裡行間我們仍然能體會得到定家與其父的感情是深厚的。另外我們僅從收錄在『定家八代抄』中和歌數最多的平安歌人為俊成（53 首）這一點來看也可推測，父親俊成在定家其心目中所佔據位置是何等的重要。

[15]趙秀全（2013）『松浦宮物語』にみる「忠」と「孝」『日本文學』62 期 6 号
[16]大野順子（1999）「後鳥羽院奉納和歌攷--元久元年奉納三十首群における詠作態度」文學研究論集
[17]同 14

定家不僅僅對父親孝順備至，尊敬萬分，對其母親的敬愛也是值得一提的。在『拾遺愚草』中我們發現有相關的記載。

> 承久二年二月十三日、内裏に歌講ぜらるべきよし、もよほされしかば、母の遠忌にあたれるよし申て、思ひよらざりしに、その日の夕方にはかに、忌日をはゞからずまゐるべきよし、藏人大輔家光、三たび文つかはしたりしかば、かきつけてもちてまゐりし二首
>
> 春山ノ月
>
> ○さやかにもみるべき山はみつゝわが身の外も春の夜の月
>
> 野外ノ柳
>
> ○道のべの野原の柳したもえぬあはれ嘆の煙くらべに
>
> （『拾遺愚草』述懐・二七四六）

從以上的序（詞書）部分可知，後鳥羽上皇命令定家去當其和歌創作的講師，而當天正好是定家已故母親的忌日，所以他向上皇申請缺席本次歌會。定家只是以母親忌日作為推託的藉口回絕了。而此時上皇和定家與後鳥語院之間的關係已經惡化到極點。因為這次定家無視後鳥羽院屢次三番的催促，直接導致兩人關係徹底決裂，定家當天受到「院勘」,被禁止在公開場合發表作品。但是也正是這種上皇和定家的決裂，更能顯示出定家欲獻忠而無機會，只能以母親忌日為由也就是只能打出以孝行這張擋箭牌。這短短的詞書其實蘊含了定家內心深深的糾結，一是因為他更註重於對上皇的「忠」，而現實中又無法「盡忠」，而表面上做出的「孝行」實際上只是對上皇的怨恨的一種體現罷了。由此可看出，定家雖想忠孝兩全，但實際上他既非「忠臣」又非「孝子」。

如此想實現忠實天皇又孝順父母願望的定家在編撰『定家八代抄』羈旅歌時，他對阿倍仲麻呂的「忠」與「孝」的心情會比一般人更能深刻地體會得到吧。因此，也更能藉助自己的「唐土觀」，也就是把自己的忠實於後鳥羽天皇的心情寄托在「突出日本的優越性的襯托角色」這種唐土意象當中。

通過以上對『拾遺愚草』三種類型的「もろこし」的具體分析，我們知道唐土作為國家的現實感確實並不強烈，唐土在定家的筆下，是一處遙遠無際，現實中不存在的空想之地。而

同時我們不可忽視的是，當唐土與日本同時出現的時候，唐土便帶上了現實色彩，定家有意圖地將「もろこし」與「ひのもと」進行對比，並賦予了唐土一種突出日本優越性和主體性的襯托作用。簡而言之，從定家對『拾遺愚草』所起的書名以及在和歌中所透露對唐土的憧憬之情確實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唐土與日本同時被提及的話，唐土即刻成了強調日本優越性的一種道具。表面上看來，這是兩種相互矛盾的吟詠方法，可是正因為「もろこし」是一種觀念上的遙遠無比且現實色彩很淡薄的地方，所以定家對其憧憬以及幻想的空間才特別寬廣，同時，在把現實存在感極強的日本和唐土相對比時，才會萌生一種突出自國主體性的強烈意識。這種錯綜複雜的唐土意象，定家認為這正好是作為羈旅卷卷首的第七七一首和第七七二首和歌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阿倍仲麻呂和山上憶良對唐土深懷憧憬之情，所以通過羈旅歌既表達了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同時又體現了強烈的自國意識。所以在編撰『定家八代抄』羈旅歌時，才意圖性地想通過重新的排序以及敏感地領悟到「大和」和「日の本」二詞的微妙差別後選用了「大和」而不是「日の本」，達到了通過羈旅歌表現自己「唐土觀」的目的。

4.小結

本稿為了考察定家的「唐土觀」，以『定家八代抄』羈旅卷的卷首歌第七七一首和第七七二首和歌為中心，進行了細緻詳盡的解讀。得出了以下兩個結論：首先是定家把遣唐使「唐土歌」放在了卷首，而且還對左註以及歌語進行了微妙的修改，表面上似乎只是其物語『松浦宮物語』中所體現出來的「唐土觀」的一種延續，反映的僅僅是定家本身雖對唐土有一定程度的憧景，而實際上是通過有實際渡唐經驗的阿倍仲麻呂和山上憶良的羈旅歌所蘊含的寓意，也就是借現實存在感極強的日本和唐土的對比，來凸顯其對日本優越性的強烈意識。雖然平安末期歌人俊成通過立春之歌中的季節運行感也強調了日本的主體性，但定家在繼承這種主體性的基礎上更加強烈地表達了他的日本優於唐土這種國家意識，這種意識可以說是歷來容易被忽視的和歌的政治性的體現。

參考文獻

小島憲之、新井栄蔵校註（1989）『古今和歌集』東京：岩波書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5（第一版）

田中裕、赤瀬信吾校註（1992）『新古今和歌集』東京：岩波書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11（第一版）

佐竹昭広 等 校註（1995）『万葉集』東京：岩波書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１～4（第一版）